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三二册

補編第三十二冊目次

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二)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漢魏名文乘不分卷(二)

〔明〕張運泰 余元熹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朱買臣傳

班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父薪苦，妻亦不給。行止，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嘵遺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笑曰：「求去買臣矣！」或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曰：「如公終餓死溝中，吾何能富貴？」買臣不詎，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於道中，負薪墓間，杖藜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號呼飯飲之後歟。歲暮，買臣隨上計吏為卒，持重車，至長安，詣關上書。書久不報。待郎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渴乞，固定賣牛守驕助貢。卒歸，買臣召見，詭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怨朔方公孫弘，以爲罷敵中國，上拔買臣難紳弘語。在漢書朱買臣傳。

漢書朱買臣傳
朱買臣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反，覆買臣，因言破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令聞，東越亡，更徙度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令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岸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二何如？」買臣頓首謝，謂買臣到鄴，治樓船，備糧食水穀，具煥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印者，寄居，飯食，與他少見。其後守印者，寄居，飯食，拜為太守。買臣素無買臣者入視之，其故人素無買臣者入視之，其故人素無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瘞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武

丞相批陳涉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城吏乘駕馬車來迎

買臣遠歌傳去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人
哭聲甚其故妻久失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次妻封太守令置
則中令食之居一月妻自絕死買臣乞其夫錢全葬悉不見故人與飲
食諸客有恩者皆報後馬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況等
俱擊破東越有功敍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
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
逃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捕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
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弟為禮
買臣授紹常欲殺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徵上亦誅買臣

東漢文

高貴木平常物耳自久用屈抑者龍之條為奇特武帝衣第一謂窮
其委曲故班掾於高貴今辟間悉力摹寫東明加達貴賤恩怨間寫出一箇買臣生平俱見若自道眼觀之買臣亦非
好處也蓋朱佛

徐興傳

徐興，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
二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
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參，非有孔節墨子之賢，陶朱倚頤之富也。然趙
韓、魏、齊、楚於偏祖大呼，天下從風，其故何也？蘇民困而主不恤，下離
而上不知，俗已化而政不脩。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
逆，究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震其麾下，財足以勸其士民，
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種姓於四
方，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起帝之德，求漢而安土，興修之民振
衰，莫不歸心於漢室也。嘗謂之漢室之興，猶是之時也。

漢書

陳涉傳

漢書

陳涉傳

漢書

陳涉傳

漢書

陳涉傳

漢書

陳涉傳

而天下無宿孽。名曰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失之不復與也。此二體者一然後處事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貌大下而溫。而或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皆依攝。被而揖王侯。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政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矣。公不服哉。

一傳紙載一書更不復叙。一事史家之常重如斯。蓋精勤

陳漢文

漢書

四

嚴安傳

嚴安者，臨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竊以為陛下失之不復與也。此二體者一然後處事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貌大下而溫。而或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皆依攝。被而揖王侯。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政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矣。」公不服哉。是故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過則易之。故守一切不變者未嘗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駕車馬衣裘官室皆競飾。調五聲使有節。蔽絲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聽天下。彼民之情見矣。則彌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聽民譙本而幾求矣。不可徒得。故精神者。不憚為淫樂者。奪殺人以驕奪。而世不知。唯蔽絲漫是大佳。嫌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刑樂失。而淫禮失。而乘教失。而偏偽采淫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便貪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既孚乎其性。恬安。不善。則盜賊銷溢。誠納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而時正。風雨時。草木鶴鳴。五穀蕃就。六畜遠。字民不夭。鬻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也。天子興利除害。殊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將聖真贊。天子孤弱。懷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守令往。連斬。駐車鼓鑼。介胄生鐵。踰民無敢告憇。及至秦王。鑿食天下。剪不載。剖。捐。焚。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鍊簾。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

開卷之寶也。甲兵器械，非精鍊熟之用也。以逢萬世之安，則不可取。此後以安為騎馬令。

顧安一書，字字石畫，千言可用。尤神武帝病源，東明辨。

海內。則世必安矣。葵不行是風。獨其故俗為知。乃權利者。進。與。威。正者。退。於。嚴。令。奇。罰。使者。衆。日。聞。其。漢。意。廣。心。過。欲。成。濟。內。使。榮。枯。將。兵。以。北。攻。胡。洋。地。逃。魔。戍。於。北。河。龍。鷗。燒。渠。以。曉。其。後。又。使。尉。居。塞。將。樓。船。之。士。兵。越。漢。監。孫。葵。運。糧。入。越。地。越。人。逃。職。日。捐。久。糧。食。之。絕。戰。人。舉。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袖。北。購。於。胡。南。桂。於。越。宿。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還。行。十。餘。年。于。男。被。丁。女。轉。榆。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秦。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叔。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兵。四。借。宋。齊。景。鉤。舉。郢。周。軍。舉。建。策。廣。獻。燕。窮。上。通。谷。素。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是。家。之。更。無。人。寸。之。勢。起。閭。巷。扶。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董蓋文

蘇軾

其

會。漢。長。地。進。至。平。伯。王。財。就。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紀。記。寫。兵。之。網。也。故。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惡。也。今。徇。而。冕。朝。夜。降。羌。燒。略。冀。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讖。者。莫。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大。火。之。警。五。外。黑。於。遠。方。之。箇。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終。古。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糊。聲。而。不。解。兵。休。而。渡。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鋏。甲。麻。釣。喬。箭。按。法。轉。輸。軍。糧。未。見。休。時。吁。天。下。所。共。憂。也。兵。久。而。變。起。事。頃。而。應。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壞。制。帶。賜。錯。棋。非。宋。富。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不。建。秦。之。所。以。滅。刑。嚴。六。刻。殺。大。無。窮。也。今。那。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雖。勝。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辭賦能屬文聞。博雅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選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甚異之，與交結。軍擢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蜀，五時復自牘一角而五歸，時又得奇木，其枝傍生，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云：君德興舞，后功異紀而同精。明誠德之所隆也。南越竊屏蔽革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非境而東旣內附，閩五伏卒，南越賴懼，北胡隨高麗居，鳥獸行鹿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威，單于震震，烹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誤，詔官族賢疎賞待功能者，追以保祿。張良、陳平漢文。

前左尹龜冠常要衣裳，而蒙化者馬嘶樊噲之丘，鉛奏上甚典之禮。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王及匈奴名王有舉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忠，初軍足治，當請博士步入閣下，更與軍語。軍問曰：「何為？」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夫大失禮，所謂故不復傳還。」軍謂其誠，而去軍為謂者，便行郡國，遣節東出閩，夕史識之曰：「少使者乃前乘繡牛也。」軍行廟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裨軍之功，得列宿衛，食糧五年，邊竟時有風塵之警，臣宜拔堅執銳，當矢石。」前行駕下不習企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韋，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懷，憇憇詔問盡言。山之狀上，許軍對權為諫。大失南越與漢和親。張良本漢書。

通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北內諸侯軍自請領受長驥。越王而使之，閣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鳳九州。於貴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威明之光，聖恩於勒成尊神明之教。恭矯肅於郊廟，獻享之精文。積和之氣，靈明而興。與東夷宜矣。昔武王十流朱濟白魚於玉舟，仰以燭羣公。成周休哉！今郊祀未見，皆神祇而蓮默以讚。吁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命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天。

立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管丘，以應統應。使者事者有紀焉。蓋六鶴，因飛遙也。白鸞整躬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名以燭撲冷財，非平日謂同木也。舉文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皆有解編鑒。

死得甚妙。天之成就終生者多矣。備一缺不振。英奇盡喪。陳明卿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上，停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瀕廣袤可千里，今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祖先有禁，吏卒亦酷，之奉數年，一反殺吏，漁鹽發兵擊定之。捐之建議以為，當擊上使持中，紂馬都尉梁昌侯王商請問捐之曰：殊無內屬為郡矣。今背畔通節而云不當擊，長樂夷之亂窮光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得遺聞或之胡家老言之，策無忌諱之愚，敢昧死竭奏參臣聞，舜之威也。而入聖城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惠善馬因舊圖以三舉之，捨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冰沙東斷於海，渤海擊殺。

獻萬此之時，遂將之梁苑，守麗之賈塞，鄭衛之倡歛矣。夫後宮盛色，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誼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貨朽而不可校。迺拔平城之事錄，以實數為邊塞籍，兵虜馬因富民以擴服之。西遷諸國主，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寨，制渤海以為八郡，則當下斬獄萬數，民賦數百，遣監鎮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盜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開傷於後，女子乘轎，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欷泣悲憤，虛祭想祀，率萬里之外，淮南王盜爲虎符，陰聘名士，關中公孫彌等許為使者，是皆窮地，秦火行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閩東閩東大者獨有閩東，寡者獨有閩東，少者獨有閩東。蓋其地，東南之風也。其俗，好戰，其民，多凶，固連年來雜離其城鄙，相枕蓆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養。夫婦至嫁，賣子法不能禁，棄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之，欲欲賜士衆，使之大獲之中，快心此室之地，非所以救亟錢糧，保全元元也。詩云：蓋闢宇別大邦，玉隸言聖人起則彼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靈乎？既遠之，求往贍匪漢，初與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亟孝文與帝聞，中國未安，惟武行文，則斬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寫模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承千里之馬，猶光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今四方毋求來。

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富今又不便巨愚以
非寵勞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顧遂棄珠厓專用
閩東為臺上乃後之

捐之有猶介之昂而不能守若非諫廣珠厓一疏殆產名教罪人矣

陳同甫

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東厥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
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術學者以千數其
不足采者輒報聞置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
奉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琴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
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
四萬言又常服于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贲威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
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貴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未
得省見久之朔給駕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茲官耕田力作
策漢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三

藝苑

國不及人。賤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
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
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
知刻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向匿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
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兩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
儒飽欲死臣朔欲活臣言可用幸黑其禮不可用牒之無令但索長
安米上大笑因使侍郎金馬門精得龍虎掌使諸駕客射覆置守宮
盡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讀射之迺剖蓍布卦而對曰
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牽牛是無守宮即蜥
蜴上曰善賜帛十五復使射他物迺中蜥蜴帛時有伊倡郭舍人渴

不爲常侍左右。司胡狂幸中耳。非主數也。臣願令胡漢射。胡中之臣。據百胡不旅中。臣賜帛而裹樹上寄生。令胡射之。胡曰。是棄數也。令人目果知胡不能中也。朝司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金下爲穿數。上令倡監場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胡失之。司吐口無毛聲。擊見留。示以乘輿。久之返得高舍人。憲曰。胡擅試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胡何故。試之對曰。臣非敢試之。逐異爲隱耳。上司隱云何。胡曰。夫口無毛者。狗寶也。釋聲者。馬嘗數也。尼至高者鶴。僕保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胡隱語不知亦當揚。師安爲。謂諸司令。壹祖老相。伊僕亞。标叶牙。何謂也。胡曰。令者命也。壹者所以威也。旌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相者鬼之庭也。金者漸如徑也。伊僕亞者辟未定也。标叶牙者兩大爭也。舍人所問。則

東漢文
藝書錄方略解

應聲難對。變詐。達出真能。寫者尤有大驚。上以胡為常侍郎。遂得美手。自是清書。每有之。伏日。詔賜從官。而大官丞日晏不來。胡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坐陽。請受賜。即懷而去。大官奏之。胡入土。司昨賜劍。不待詔。以二入奉請。河城以南。整座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立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吉。內史袁易。勸草可。欲以償鄧杜之逋。遠勞。去。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其後二人奉請。河城以南。整座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立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吉。內史袁易。勸草可。欲以償鄧杜之逋。皆蒙詔許。事上大悅。稱舉時頃在甸。巡諭曰。且聞謫道靜。終天矣。

東漢文
藝書錄方略解

精絕之地。民皆號呼罵詈。桐叢會自言。彭祖令。今惟欲陽子。飲鑿綏之令。大怒。使可止。誠者。歌騎見留。返示以乘輿。久之返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繼會。朝長信宮上。大嗟樂之。是後而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伏奏輔御史徵捕。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侍會。厥後乃私置更衣從宣。內史。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接宿諸官。長楊五祚。信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直道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其後二人奉請。河城以南。整座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立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吉。內史袁易。勸草可。欲以償鄧杜之逋。遠勞。去。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其後二人奉請。河城以南。整座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實。立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吉。內史袁易。勸草可。欲以償鄧杜之逋。皆蒙詔許。事上大悅。稱舉時頃在甸。巡諭曰。且聞謫道靜。終天矣。

東漢文
藝書錄方略解

不可一也。且威荆棘之林而長弊廬廣狐兔之穴。大虎狼之威而嘯之。臣而謂之騎馳東西草鶩南北又有漢將人集天一日之樂不足。以色無聞之興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虛閭之大不恤農時所以遼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室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目忘土觸死逆盛意犯陰指羅萬死不勝大禍。頃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非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花如壽玉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三子昭平君尚帝女戾安公主。隆慮主生病。因以金十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賙。薨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王豐。臧莫文。

漢書東方朔傳

七

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謂論左右人以為言前又入賈陛下詔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嘆息良久。曰。法全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賈昌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布書班前上。尋曰。臣聞樊王為政實不如。豈足下也。則發坑而臥。長無憊恨。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豈足下。故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妾盈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狹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朔遠。無害。又有薪竹縚。因之下。何不自歛。長門圖。此上所欲也。如是上和。臧莫文。

漢書東方朔傳

十七

出於足下也。則發坑而臥。長無憊恨。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豈足下。故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妾盈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狹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朔遠。無害。又有薪竹縚。因之下。何不自歛。長門圖。此上所欲也。如是上和。臧莫文。

知忌諱當死。先是。劉賓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劫不敢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官者署因呼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結館陶公主號寶太主。堂色候陳午尚之牛。死。生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毋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婉好。主召見。同音為母養之。因第中教書計相馬御賦頤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西推令故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妾盈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狹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願城朔遠。無害。又有薪竹縚。因之下。何不自歛。長門圖。此上所欲也。如是上和。臧莫文。

下欲去。賈誼頓頭謝曰：安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诛，陛下不之法。願首死罪，非有詔謝主醫後，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緣情憤懣，王前伏牕下，王乃賛補。公主抱人臣僵柱死，再拜謝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酒，賈誼上懷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都是賈君見辱，不名稱為主人翁。大嘆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並繡各有數。於是董君貴震天下，真不間群國。徇馬整物，劍客幅董氏宗從游戲。光宮他遂平樂觀雜物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賈太史。五酒宣至，使誼者引董君。是時劉隆戲殿，下辟戰而前。董君有斬第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誼曰：惟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賈君女之化而亂君納之禮。僞王制其罪二也。陛下當於春秋方彌恩於董漢文。

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俱不違經，勸琴反以廢。董漢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錦，達復草島以率帶劍，苑蒲為席，兵木無刀，衣組無文，樂上書裝以物致，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盡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成中正小圖，起建章，左鳳閣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上衣，詩繡猶馬拔，繡官人簪瓊瑩，垂珠璫，設戲車，故馳逐，飾文采，謁於怪，墮驚石之鐘，擊靈之鼓，作俳優，舞郎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大農第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則之計，推甲乙之帳，蟠之於門庭之衝，抑尤馬示不復用，則竟辟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謹謹然時觀察顏色，立言以諭上意。董漢文

趙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湖方今公孫丞相見大夫。

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子丘蕭王主父偃朱買臣發助汲黯嚴安徐樂司馬遷之論皆辟如閔達滋於文辭先生自愧何與比哉。

湖對曰：臣觀其風尚牙樹煙牋此君必推頃頃結股脣連雅尾遺韓其

迹行步僞放臣弱雖不肖尚然呼數子者列之進對游辭皆以類也。

齊白劉向言少時夢聞長老賢人過市及朔時者皆曰勤口諧倡辨

不能持論專爲膚人誦說政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頗言不

能勝行不純德其流風遠害廣如也然初名追實者以其誠達多端不

名一行應諸似深不窮似智正誠似直誠德似隱非覽齊而是抑不思

或其子以上容首陽爲壯極下爲工能食安步以仕易農狂隱殊無

不盡矣。

漢書東方朔傳

二十

漢書公孫賀傳

二十一

漢書

公孫賀等論贊

東方朔

四

五

所謂臨錢繢首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猶罷郡國盜鐵酒宦均輸移木柳長安與天下爭財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年以爲此乃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之事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雖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平春秋水為郎至廬江太守弘博通善鈞文推衍迄鐵之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爲言亦以究海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興于吾所開舉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逝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蓆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廉仁者明其施禹者見其斷辨者聘其辭斷斬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更生六

株

漢書公孫賀傳

二十二

不詳諸公卿歸論推舉一事閏陳變故因是子長家敗。集解

據說朱熹住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其事，與憲書諫成之為言人臣度量當閑，門庭寬，為可博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得失。憲初子少頃，創以一朝晤殊語，言見察，內懷不張，錄會宗書曰：軍行，行機，文質無以小幸，嫡先人，儉素，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非其任，卒與相會，足下表其恩義。志，意故政略陳其愚，雅君子，察焉，憲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府為通侯，聽徵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資德化，又不能與鄰僚同心，并力，附輔朝廷之道，忘己負病，他素養之取，久，失懷，誤貪，不能自退，退避，故橫被口舌，身幽此閭，妻子滿獄，嘗之，時，自以處，誠不足以塞責，宜得金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置，君子斯道，樂以忘憂，小人全無，說以忘罪，窮苟忍，過已大矣，行已窮矣，長而冀天以沒世矣，是數乎？率妻子，戚力耕，奮灌園，治廬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以為識議也，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弟，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往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音咸時，伏臘享，羊魚燕，牛酒，自勞家木棗也，能為奉辭婦趙女也，那，甚，戲，怒，婢，爭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掌，而呼，高，鳥，其詩，四，田，翁，山，舊，稿，不，治，種，一，頭，豆，落，而，為，萬，人，生，行，渠，耳，須，百，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著袴，袖低而頓足，起舞誠素，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原，有祿，方，裸，綵，被，肯，逐，十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蒙，憚，親，行，之，人，衆，毀，所，歸，不，安，而，榮，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猶，大，夫，棄，山，明，水，財，利，常，固，忘，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公，子，尚，得，以，鄉，大，夫，之，制，而，責，僕，或，大，夫，河，龍，土，文，供，所，典，有，段，子，木，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舉，知，去，就，之，今，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蟲，舊，子，弟，貧，鄙，空，留，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贈，子，之，志，矣，方，當，威，震，之，降，願，執，旌，母，多，謫，會，有，日，食，錢，驕，馬，猥，佐，或，上，書，告，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然，些，人，所，攻，革，下，達，對，按，驗，得，所，與，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是，對，當，革，械，徒，刑，也。

朱雲傳

卷四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備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適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得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國家之肱股，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則戰；人固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石超九卿之右，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竟之。

東漢史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朱雲傳

二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用舜、文王於太公，備武然後辭之。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叔齊之風。海內真不聞知，而嘉張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吳恂再舉，最為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相府五郎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元宗與諸易家論充宗秉責曰：「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病。故會有屬充宗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大右，既論，蕭何、匡衡、五鹿、五原皆驚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據漢，朱雲折其角。」是為博士遂杜口。坐歸，急命會故，舉方正為樞密令。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直歸，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之臣，上不能

王，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士無不恆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則誰也？」呂后聽禹言，大怒曰：「小臣居下，詆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獄，驅轎檻，將雲呼曰：『陛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如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國家之肱股，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則戰；人固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石超九卿之右，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竟之。雲謂何如耳？」御史掾將雲去於是左將軍平慶，急免冠解印綬，叩頭謝之。下獄，坐著任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誣。其言非國當容之，且蓋以毫第廄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轉之。」以旌直。朱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鄴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故事焉。

「有誠見，有實用。漢子非繩伍氣節者，陳明卿。」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柏福字子英，九江寿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太學補南陽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回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詔傳，詣布衣，有僚對惡政，報罷。是時武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擅朝而東向。尹王章素忠直，諭風為風所誅。王氏浸滅，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禍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馬周陳洪範，叔孫通遁至歸漢，制作儀品，天授。」據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諫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皆高祖納妻，不及後諫。若韓王曉，豈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罕不歸漢，爭還齊、吳。知者竭其采，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失敗其死。公天下之知，亦矣。

下之風是以舉秦如拾毛，既楚春擗遺，些高祖所以立敵作天下之孚。皇帝起於代，非奇聞召之師，但昌之祖也。滿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雖是言之，猶高祖之法則治。不信，則亂。脩者，秦無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執壤，并而除五霸，禮廢樂崩，王道不通。大司馬王淮，善蕡能致其功。之卒，武皇帝好忠諱，竟至言出辭不倚，不待脩者，秦無廢。豈不須頤功？是以天下不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樹聲譽。不無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寵渥宗之應，見開而起者，獨斯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屬，沽名鄧大都求賞，與

素隨私，而亡逃匿之意，皆輕量大臣。夫畏忌國家之權，輕故臣，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固之，重臨得士，則重矣。士則輕時，云濟濟多士，文王嘗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戶，並卒伍，故歎上書求見，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太也。今日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頭自鬻，繆公行伯，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諸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瓦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豎橫懲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下。降貴國家，表裏燭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世陳，政害或立，棄聲之先聖而不攀援之當世，舍時務